

追念歐陽翥教授

白瑜

記藍與黑劇中投井自沉的學人歐陽教授

「諸事糊塗，快樂一生」

這是三年前，看了藍與黑電視劇後，許了許多老同學寫的一篇拙稿。慚愧之至，不能再拖了。我對歐陽教授和藍與黑的作者王藍先生，他們

兩人天才之高與治學之勤，均不勝欽佩。自然沙坪壩時代，歐陽已是教授，據聞王先生還是隔岸某校學生，但王先生的佳作啓示了我寫該書中歐陽教授的回憶。在電視劇中的歐陽教授，只是一個影子大物，很少具體的描寫，而歐陽教授的確是個值得敘述的人物。例如抗日戰爭期中，毛酋澤東到重慶時，曾往沙坪壩中央大學訪湖南第一師範老同學熊子容教授（教育系），當時是一大新聞。其實毛酋之訪熊，決非拜會式訪老友，因為毛與熊毫無交情。熊當時學名漢光，後以字行，有時自謙爲子庸，是個平實人物。毛之往中央大學的目的，在於結識歐陽教授，請熊介紹想勾搭一番。當時絕未勾搭上來，所以共黨囑其職業學生殺害歐陽教授。王著書中亦非虛構。勝利復員，南京撤台前，我勸歐陽來台，已故當時校長周

鴻經先生勸他更多，而他一向未過問政治，滿不在乎。共匪進據南京後，不久，已有報載，即逼得他投井而死，這是一代學人的悲劇。望世界中立學人（尤其現在的日本），視爲殷鑑，共匪黨人是違反學術的。

歐陽教授名翥，字鐵樵，長沙人，國立南京高師畢業，留校生物系當助教，補修東大學分外，並選讀他系。一共拖了七八年，同學目他爲菜虫，吃了這菜，又吃那菜，涉獵甚廣，知識頗豐。那菜虫在校久拖（助教升等的制度，到了重慶同學吳士選後升兄長高教司時始建立），一則一心留學德國，而以輕微沙眼，遲遲始能成行，一則爲了舊式婚姻不如意，少年離家後，極少回家，寒暑囚在雞鳴寺下高師平房宿舍裏，據說他終其身是童貞。我曾目他爲「異常人」，因爲他一切很正常，絕非古怪的異人，更輕視英雄式的非常人。他博學多聞，忠心愛國熱心服務，很懂政治而不談政治，除非酒逢知己飲。他不談藝術，而很懂藝術，修養極高；對珍奇之物也很愛好。在重慶時，他對各國海軍資料的收集與夫實力的

判斷，講到許多歷任艦長的姓名和學歷，如數家珍。存有很多關於各國海軍的雜誌，並加分析與整理，這是他的消遣，他無常人的嗜好。曾有駐華英國海軍武官專程訪問過他，對他極爲尊重，也是當時新聞之一。

歐陽教授身心健康，強壯黧直，在重慶春夏秋冬一襲藍布長衫，既不畏寒，亦不怕熱，食量很大，睡眠懇熟。而且胆大勇猛，沙坪壩中大校區日機空襲頻仍時，他任防護團長，緊急警報後，他仍在防空洞外張望指揮，非敵機臨頭眼見炸彈投下前，他不入防空洞，空襲解除後，他又必指揮服務，必待避難人散盡始退回，有一次適我到校授課，遇着空襲，與他同進退，談笑甚歡。他不死的道理多極了，也正確極了，恕不一一多贅。記得他問我：「聽說在武漢時空襲警報來了，你在床上酣睡，緊急警報與敵機投彈，全不知道，待解除警報，你自然醒來，你不愧爲『湖南驢子』，當今之世多有些驢子就好了」，相對一笑。（歐陽教授不喜歡稱驢子，而稱爲驢子。）廿七年夏，我住武昌雲架橋，警報睡着事，現任立委

李天民兄、國大代表盧毓女士等都知道，還有一位留英同學張國維教授，當時同住武昌雲架橋，後來他在重慶復興團中訓團受訓時，每逢警報，必荷着槍繞我住室，（我在該團兼有職務），促我同入防空洞，此兄爲人至誠可感，我只得隨他同往，此事現任立委吳幹兄與我同住一室，他很有名。不料這些小事，歐陽鐵樵兄一概打聽得清清楚楚。我對他說：「那些只是我一時糊塗。」他便說：「你能如我諸事糊塗，就快樂一生了。」且連聲難得糊塗，似有隱痛。不料他最後還是受不了共匪的迫害投井自沉而死，世人應知對共匪是不能糊塗。

倫敦一晤擁我而哭

歐陽教授與內子任培智同系同學，她存有四十餘年前的東大生物系師生照片及校徽，秉麓山老師、歐陽教授、和其他名師益友，均在照片之內，茲出其珍藏，以饜故知。歐陽國學根底不凡，詩文均佳，中外雜誌早有介紹，記得民國十四年孫中山先生逝世北京，東大追悼會中有值得記憶的，是詞宗吳梅（瞿安）老師填詞，自己吹笛，領導南京第一女師崑曲班演奏，至爲肅敬雍雅。吳師原爲南社分子，出此一舉，自然是其他追悼會中無可比擬的。該詞句歐陽能背誦，所有輓聯他皆已過目。他發現同學李晉芳（現任律師李白華）的上聯：「微禹其魚，微孔其獸，微公其奴，中國有聖人，上下古今三不朽」，歐陽稱道不已。我的白話輓聯「落得聖雄甘地一哭，好與怪傑李寧同遊」，也蒙他說：「很自然！很真切。」其實我不懂對聯，只是衝口而出，因爲當時

三位世界偉人，是寰宇欽仰的。我這篇回憶一位同鄉、同學、同教書的老友的拙稿，三年未成的原因，看藍與黑電視劇後，原擬訪另一老友李少陵兄始執筆，歐陽與李是親表兄弟，歐陽終其身而獨身的詳細，李知道甚詳，純真而崇高，與五四運動後一般青年對舊式婚姻的毀滅，迥然不同，不料少陵兄不久謝世，故擱筆至今。李兄當年亦不等閒，因爲五四運動學聯代表，長沙反毛分子，廣州中山大學農學院讀書，住在和尚寺院，苦學畢業，無政府主義者而未附匪，來台後痛罵其舊好沈仲九等那班變節附匪者是無知亦無恥。

我與歐陽鐵樵最值得回憶的，是廿三年夏在倫敦一晤。某日從旅社（Mills Hotel, Yower Street）是自清末以來一般中國學生初到必住之處

（臥室往餐廳早膳時，走廊兩人相遇，他不禁將我擁抱，並撫在我肩上咽嗚，我吃一驚。回到他房間細訴衷腸，原來他的博士論文，被遲延了，他說柏林大學有民族歧見的某教授過份挑剔，絕無道理，（內容我固不懂，他是決不狂妄的），自嘆國弱世危，「命不如人」，這四字是他從來不講，更是不信的。因爲他體態面貌滿載福澤，而且對人生除他婚姻外一切樂觀。我勸他息怒，知他飲食要緊，拖他去早餐，他又昂然同往。早餐畢，返回我的房間，他笑口大開：「我現在方贊成你們搞政治，直捷的圖強雪恥，過去我不贊成你們是錯了；不過我還是回去教書終身。」他還說：「我想起你民國十六年秋自莫斯科中山大學光榮的回國，在南京成賢街中國科學社對師友所說，廿世紀是一個對蘇俄問題的時代，如果蘇俄

進駐了中國，整個世界將受到征服，長期黑暗，人類將有最慘酷的遭遇。不過希特勒的反俄勢必失敗，德國民族雖然優秀，也太狂妄，犯了優越感的大錯。加上希特勒的太無知、太專橫，必惹大禍。」我和他的論據，說來太長，茲從略。

隔日我們同去訪同學吳定良博士（倫敦大學人類考古學 D.S.C.），乃國際知名之士，班荆道故，並談及世界問題、人類命運，意見也大致相同。定良兄是嚴肅的科學家，從不談政治，但那時在九一八之後，也對政治有了重視，且饒興趣。他久住異國，見我新自故國來，不惜時間縱論國事起來，並擬即回國從科學上有所報効。三人的結論，日本固可惡，蘇俄更可怕，又想到十三年寒假，國史學家北師大教授王桐齡先生某晚在東大作學術講演，（聽眾不多，我和歐陽都在），題目是「論帝國主義」，他的大意，分類爲四：①宗教的帝國主義，舉羅馬帝國爲例，妄假上帝之命以行。②政治的帝國主義，舉我國元朝爲例，（並涉及波斯），耗師遠征，徒取榮譽，那是賠本生意。③經濟的帝國主義，舉西、葡、荷蘭，尤其是英國爲例，那是賺錢的。④蘇俄則是主義的帝國主義，那是無本生意，只輸出主義，滅人之國，（爲了對抗美援也要花些錢則是現在的事）。吳博士回國後，一直在中央研究院做純粹的研究工作，我和他相見是他曾被蔣經國先生邀請從宜賓趕到重慶復興團，擬爲中央幹校招生作智力和心理測驗，惜乎設備不够未果。由此可見蔣經國先生一向尊重學人，吳博士愛國之心，決不後人。歐陽教授之未被邀往中央研究院，完全

是爲了愛中央大學，他長於中大，死於中大，如此者，我尚不知有其他同學。吳定良之附匪，更是可憐的糊塗。學人之不懂共匪，是無常識，有忝於士林。

生死度外命不如人

歐陽經由倫敦返國後，華北局勢緊張，倫敦中國留學生同學會有部份人揭發人民陣線，高唱聯共抗日口號，甚至秘密集會，以後還有蠢動，經過無法詳述。總之被共匪利用者，全不能理解「和平不到絕望，決不放棄和平，犧牲不到最後關頭，決不輕言犧牲」之至意，一味盲從，後悔者多。有一次公開集會，他們做得太過份，我只好起立說了幾句話：「人民陣線乃蘇俄依據列寧教條，利用國家多難，發動對外戰爭，轉對外戰爭爲對內戰爭，奪取政權，向敵人構和，穩定政權，我們必得注意共黨陰謀。」與會者本來國民黨忠實同志甚多，結果趕走了共產黨及其同路人。當時在座而現在台者，有立法委員胡鈍齋、汪新民、陶鎔，政大教授章從序、東吳教授胡光燾，從政退休者，李壽雅、周德偉，國大代表孟昭瓚、張宗良（現師大校長），已故的中央研究院總幹事、台大教授周鴻經，已故師大教授考試院考試委員管公度等，繼起工作尤爲辛苦，及其他政府要員與寄居海外名學者等人。當時歐洲各國朝野，無不重視，想必已有若干記載，尤其蘇俄政府最爲忌恨。上述等人，不僅公誼如此，即私交亦有情同手足者，來台後偶一碰頭，提及往事，不勝唏噓。而今共匪在抗日戰後淪陷大陸，竊取

了政權，畢竟向頭號敵人美帝、日寇乞和，往事不堪回首之句，情真語切，點點滴滴痛在心頭。但我們相信大陸必因此遭致大亂，收復大陸，爲期倒是加速了。記得與歐陽教授在重慶沙坪壩頭同教書，課餘在中渡口午餐時，他即提到我們在倫敦的種種，他早已知道，他走後倫敦學生會反共的那一幕，他很興奮，也不免相對淒其。勝利復員後，中大校友吳有訓、周鴻經先後出長母校，我常往成賢街造訪許多教授中的老友，記得歐陽還是痛恨共匪，我與周鴻經、李少陵兩兄屢次勸他來台，他總以爲「一向與政治無緣，誰奈我何。」後來投井而死，這決不是「命不如人」，只是個性倔強，認識不清，早置生死於度外，惜乎在沙坪壩沒有有給共匪殺害，那到完成了他。現在台灣的沈剛伯、方東美、吳幹諸位教授，當年同事，亦深知歐陽其人其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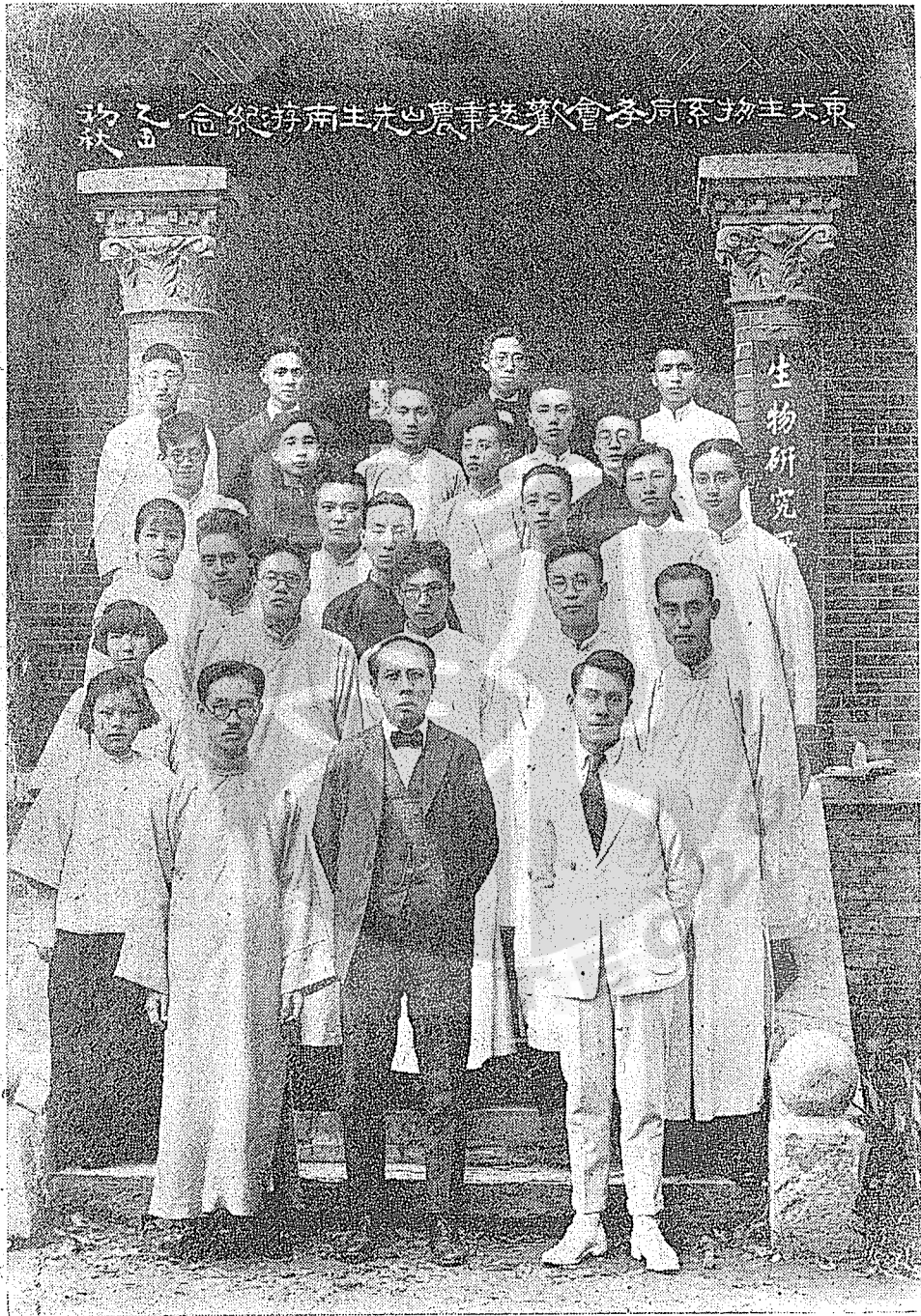
歐陽教授還有可以記述的，是吳定良兄引導我和他第一次參觀大英博物館時，先到吳在該館的研究室看了他研究的很多原始人種的頭骨，自然比不上我國的「北京人」，但也是彌足珍貴者。流覽一番後，在大廳閱覽室看到馬克思的研讀座位，用紅絲帶繞着，已不准人使用。在看了中國郵票的收集櫃時，內有最早最早的商埠郵票（Trade port postage）及其他一套。不知我們郵局或博物館有無收藏，歐陽和我打賭，他說一定沒有，我說他武斷，但我又輸了。本年十月廿四日，國立歷史博物館與郵政總局合辦的四海同心郵展，只見到民國卅四年發行的海關第一次雲龍郵票，我問主持人之一的陳先生，他說以前的

沒有。我建議他們可去接洽照相，（雲龍郵票也是照相），蒙他們慨允了。當我到倫敦時，我帶去了兩册林文忠公則徐的詩集，（文忠公的重孫寄華女士給我的送行禮物），歐陽欣賞之餘，知我不懂詩，他愛詩，想要去。我想送大英博物館中國圖書部門收藏，他和吳都贊成。我離英倫赴美時臨行匆匆，乃託伍啓元兄（現任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副首長）代辦致送手續。在沙坪壩歐陽說，如果送給他或我帶回，都會給日機炸毀了，暮年思老友，不禁連如！我對王藍先生生學之勤，今名噪一時，萬分欽仰，而歐陽教授的屈死溼疫，也值得追憶的。藍與黑的主題是反共，而歐陽教授的悲慘，是主題的重要之點。歐陽、吳定良兩兄，治學嚴謹，爲人懇誠，是同受老師秉志（麓山）博士的陶鑄。（茲附照相一張，前排者黑西裝者爲秉老師，後立者爲歐陽、當時助教，第二排第一爲相片保存者任培智同學，其中不少知名的生物學者，留居海外者多）。

十月廿六日於台北

編輯部啟事

本誌承蒙作家賜寄大作，日有數起，唯有許多稿件，多不符合本誌徵文稿約，因此我們誠懇希望作家們在撰稿之前，詳細參閱稿約，撰寫稿件必須文字活潑，輕鬆自然，幽默雋趣；來稿以六千字最理想，最長以壹萬字爲限。（長稿採用時，最超出部份不計稿酬，特約稿件不在此限。）



，學同系物生學大南東之身前學大共中年四十國民，影合生師的貴珍張一
 左排二第，蕪陽歐為者後之志秉於立。（中正排一第）志秉長所究研物生送歡
 （人夫者作文本）士女智培任為人一第起